

博士生论坛

二语交际意愿的国际研究 动态:回顾与展望

董行¹ 张文忠²

(1. 宁夏大学 新华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2.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0)

摘要:二语交际意愿是外语学习的关键前提,但国内相关研究系统性与深度不足。为把握国际研究动态,推动本土研究发展,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NVivo 与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了 107 篇二语交际意愿国际核心期刊文献(2004—2023)。研究问题包括:国际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设计现状是什么?国际的研究内容在理论视角和研究主题方面情况如何?结果表明:国际研究以量化范式为主导,融合多元理论与跨学科视角,实现了从普通心理学向积极心理学的转向;研究内容突出二语交际意愿的复杂性、动态性、社会互动性及个体/群体差异,强调具体交际情境与技术赋能的价值。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现有研究在理论模型本土化、交际维度全面性、教师视角及技术背后的深层因素等方面的不足。该研究可为国内学者提供系统的国际参照,指明未来研究方向;开发本土化理论模型、关注技术实质因素、融入续论与行动研究及强化积极心理学的指导作用,从而推动外语教学实践与研究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二语交际意愿;外语学习者;启发式交际意愿金字塔模型;积极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4-0188-12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4.015

0 引言

“二语交际意愿”是学生在课堂内外使用语言、参与交流、创造产出的前提,在促进外语学习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Katsaris, 2019)。相比母语交际意愿,二语交际意愿更易受到个体自我和外部环境影响,蕴含特质和状态两个层面的属性。其中,特质反映一种稳定的交际倾向,而状态则受到特定情境因素制约并在其中表现出来。麦金太尔等(MacIntyre et al., 1998)将交际意愿这一概念正式引入二语习得领域,指的是个体稳定的交际倾向,以及在特定时间使用外语与特定对象对话的心理准备状态。当前,交际意愿已经被交际学、社会学、心理学、第二语言习得等学科视为重要概念。国际学者对其尝试了较多探索,核心

作者简介:董行,男,宁夏大学新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外语教育、应用语言学研究。

张文忠,男,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第二语言习得、应用语言学研究。

引用格式:董行,张文忠. 二语交际意愿的国际研究动态:回顾与展望[J]. 外国语文, 2026(4): 187-198.



本刊微信公众号

期刊发文初具规模,并在持续增长,而国内相关研究不够系统全面,实证研究仅有大概 10 篇,基本均采用量化方法考察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因素,大致包括情绪智力、二语坚毅、二语动机、课堂社交环境、语言思维、外语愉悦与焦虑等。该领域尚存更多值得研究的内容 (Cheng et al., 2022), 我们无法从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看到其所蕴含的广阔研究空间和巨大研究价值。另外,鉴于国内外语教学的交际效果不佳这一现实情况(王初明,2014),且鲜有专门聚焦学习者二语交际意愿的文献综述,因而我们迫切需要以开放的研究思维,梳理国际相关研究(以下简称二语交际意愿),把握研究现状和时新动态,打开研究的国际视野,为完善国内该领域研究,以及有效反哺外语教学实践提供启发。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国际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设计现状是什么?(2)国际的研究内容在理论视角和研究主题方面情况如何?

1 数据收集与分析

1.1 数据收集

本研究借助 Web of Science 收集数据,英文检索主题词或关键词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的组合:(1)“foreign language”“second language”“L2”“EFL”“ESL”“FL”;(2)“learner”“student”;(3)“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WTC”不设置时间段,对有关文献穷尽性检索。由两名学者同时逐一甄别筛选,剔除无关和重复文献,共得到 2004 年以来的 107 篇国际核心期刊论文。

1.2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数据分析方法。首先运用 Cite-space 生成关键词聚类、主要关键词共线,以及关键词突现图谱。其次,采用内容分析法,具体包括以下方面:(1)参考克里斯坦森(Larry,2018),逐一提取研究范式和研究设计(研究方法、数据收集工具和分析方法)。(2)提炼每篇文献使用的全部相关理论视角,运用 NVivo12.0 建立词频样本,生成词云图,展现理论视角的运用概貌。由两位学者共同编码前 15 篇论文,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分别对剩余文献编码,就分歧内容征求相关领域专家建议,达成一致意见。

2 研究结果

2.1 研究范式与研究设计

二语交际意愿的研究范式有量化、质性、混合和思辨四类,整体以实证主义为主导,偏向量化研究,研究工具相辅相成,数据分析方法互为补充验证。

针对量化研究(70 篇),研究方法分为单独使用问卷调查法,以及实验法+问卷调查法,

另有一篇为元分析。数据收集工具以问卷为主。绝大多数研究使用两种及以上数据分析方法,主要有相关分析、回归分析、T 检验、方差分析、调节和中介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等。

针对质性研究(八篇),研究方法分为个案法、访谈法、个案法+课堂观察法和个体动态法。基本均使用两种及以上数据收集工具,包括学生访谈、课堂观察记录、学习资料、反思日志等。数据分析方法有文本分析、扎根分析和话语分析。

针对混合研究(25 篇),研究方法分为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及个体动态法。所有文献均使用两种及以上的数据收集工具和分析方法。数据收集工具以问卷、访谈和课堂观察记录为主,数据分析方法主要有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检验、文本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

2.2 研究内容

2.2.1 理论视角

根据词云图分析结果(如图 1),在 107 项研究中,理论视角大致分为三类:(1)理论型视角,即将认可度较高的成熟理论作为研究框架或分析基础,其中运用较多的有启发式交际意愿金字塔模型、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以及社会情景和个体特质理论。还有个别研究融入多模态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数字化学习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互动理论、注意控制理论、拓展建构理论、想象共同体理论等。(2)学科型视角,即将某学科或学科中某学派作为研究视角,包括普通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跨文化交际学,以及语用学、精神病理学、心理语言学、生态学、符号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3)关系型视角,即通过假设检验或以变量和个体为中心相结合,考察多个变量的联系,加深对研究对象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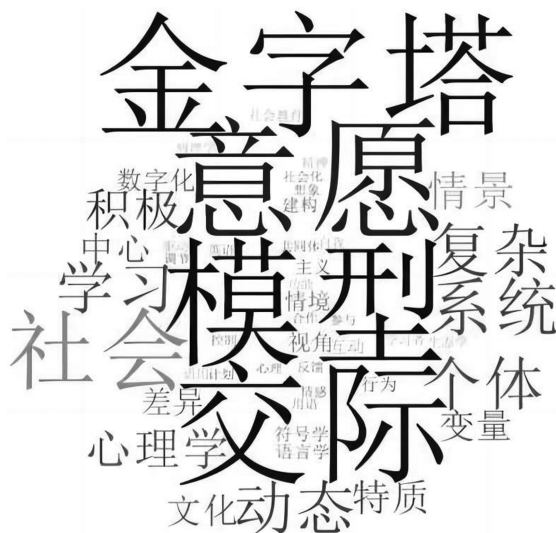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视角词云图谱

当前研究的理论视角有以下特点:(1)绝大多数学者以启发式交际意愿金字塔模型为理论基础或分析框架,从特质视角、情境视角切入或结合两者展开研究。(2)对接多种应

用语言学理论,如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等,一方面剖析社会文化、心理环境、身份认知、教育情境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达成的二语交际意愿程度,另一方面阐释二语交际意愿随时间衍生出的波动与变异。(3)更加重视积极心理情感而非从消极情绪出发,强调积极情绪资源的维持和相互地拓展建构,体现出积极心理学与二语交际意愿的有机融合。(4)理论视角有效反哺研究实践,受制于并且反映具体研究情境。(5)提供新的理论范式而非仅拘泥于应用语言学理论,更具学科内和学科间交叉融合的特点。

2.2.2 研究主题

本研究参考主要关键词共线、关键词聚类及突现结果(如图2、图3和图4),结合最新和典型文献对研究主题内容进行针对性分析。

(1) 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大致探讨二语交际意愿和内外外部环境或学业表现的关系,以及二语交际意愿的教学效果,重在研究课堂微观系统。例如,李成陈等(Li et al., 2022)研究发现,学习情绪体验(愉悦、焦虑和无聊)在课堂环境和二语交际意愿关系间的平行中介效应。但该研究未涉及学生能动的情绪调节和教师的情感支持。张军等(Zhang et al., 2023)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和情境层面的二语交际意愿都是预测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该研究超越传统的特质视角,为教师在课堂上培养学生二语交际意愿进而改善其学习结果提供新启示。此外,部分研究关注差异对比,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量化研究的刚性缺点。例如,李吉龙等(Lee et al., 2021)研究显示,相较于瑞典学生,接受和产出性质的非正式数字化学习活动仅对韩国学生的二语交际意愿有积极影响。巴滕堡等(Van Batenburg et al., 2019)研究发现,二语交际意愿在讲授内容的焦点和任务类型不同的三种教学模式中均有所下降。然而当前研究周期普遍较短,这可能影响教学效果的凸显。最后,二语交际意愿还和学习动机、学业韧性、情绪智力、学业成就等有正向预测关系,其对学生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等的促进效应仍需加强考察,而且有必要将这些因素组织成多层级的理论框架。

(2)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大致围绕外语同伴对于二语交际意愿的促进作用,以及具体环境中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多重因素这两个主题展开。例如,卢恩静等(Ro et al., 2020)和达克(Ducker, 2021)分别研究发现,二语同伴对彼此参与交流表现的反馈,以及意念控制的策略分享,比如元认知交际策略、讨论和展示策略等,能够保护和提高双方的二语交际意愿。曹艺滢(Cao, 2019)首次打破语言交际研究的ESL和EFL二分法,采取国际英语视角,考察学生在面对面和社交媒体情景下使用英语和美语两种变体交流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但还有待从互动中身份建构的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另外,德瓦埃尔等(Dewaele et al., 2021)创新使用

多个案例发现外语愉悦和焦虑情绪动态地对二语交际意愿产生影响。周青青(Zhou, 2023)研究发现,个体和语境因素能够协同形成不同类型的同伴互动模式,继而促进或阻碍二语交际意愿向二语交际行为的转化。当前研究结论体现了二语交际意愿的动态性、非线性、自组织性以及初始状态和情境的依赖性等复杂特点,但是未能更深入地探究各影响因素之间支持或竞争性的交互关系。最后,二语交际意愿还受国家传统文化、个人意识形态、人际关系、交际规模、社团规则、社区支持等因素调节,而上述社会文化因素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本土以及不同学段的外语学习者,尚待检验。

(3) 混合研究

混合研究主要涵盖教学技术对二语交际意愿的作用、二语交际意愿的动态变化,以及二语交际意愿的教学干预及其群体差异。例如,戴廷羽等(Tai et al., 2023)研究发现,谷歌助手对青少年的二语学习者交际意愿具有积极作用,但尚未探究多种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技术与二语交际意愿如何互动还有待探究。内马蒂扎德等(Nematizadeh et al., 2023)研究揭示,二语交际意愿的发展变化由内力和外力之间的复杂作用而触发,突出了二语交际意愿随会话的时间历程在个体内部和个体间的波动和变异。混合研究体现了干预行动的有效性,以及实验组和对照组表现的差异性。例如,扎里纳巴迪等(Zarrinabadi et al., 2019)考察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未来时间观念干预,即目标追求、自主性、内在感受和价值观对二语交际意愿的促进作用。接着,扎里纳巴迪等(Zarrinabadi et al., 2020, 2021, 2023)三项研究分别区分了不同模态的任务序列、反馈类型以及教师赞美学生能力或努力的实验效果。然而,当前大多数研究并非基于真实的教学情境或被试较为同质化,结论的可推广程度不高。尤其要指出的是,当前研究普遍缺少对教学过程和结果的批判反思力度,以及调整、再实践、再反思的循环过程,长期历时性的混合行动研究极为匮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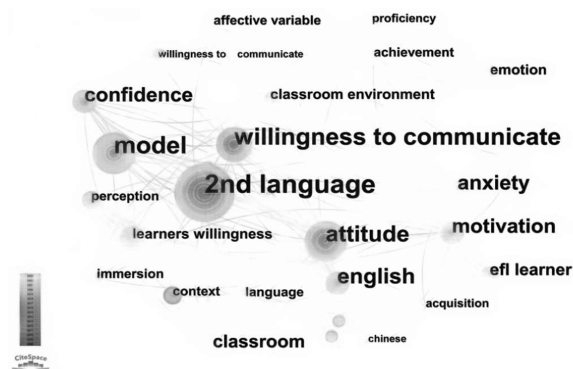


图2 主要关键词共线图谱

(4) 思辨研究

思辨研究仅有四篇,包括翻转课堂模式中社交媒体和数字化学习材料对于二语交际意愿和学习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二语韧性和语言焦虑,以及学习动机和外语愉悦对二语

交际意愿的影响;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对于二语交际意愿研究的重要性和契合度。整体上,当前思辨研究将以往的实证文献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分析,较为详实地展现出二语交际意愿研究的价值和潜力,对外语教师、学习者、研究者、教师教育者、教材编写人员,以及教育政策制定者均有一定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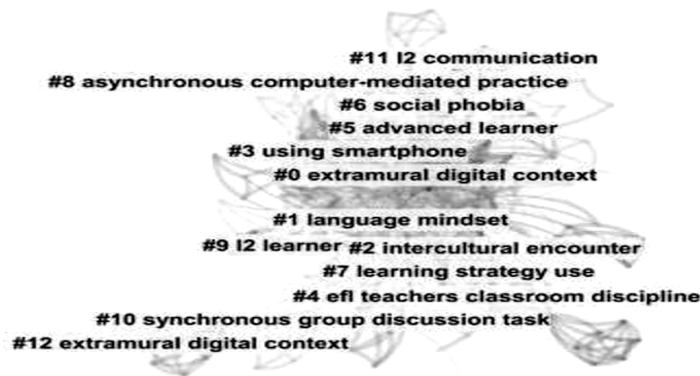


图 3 关键词聚类图谱

3 总结与评价

目前国际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定量研究较为关注心理、环境层面的保护因子,将研究问题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抽象出来,构建出普适的线性或结构性模型。例如,扎多罗日内等(Zadorozhnyy et al. ,2023)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发现,自我效能感是非正式数字化学习环境积极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完全中介变量。(2)质性研究保持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使之切合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带有较强的解释主义色彩,突出历史、政治、人文、伦理等宏观影响因素所蕴含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例如,李吉龙(Lee,2019)对来自韩国三所大学的 98 名 EFL 学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扎根分析发现,社会政治(韩国 K-12 教学)、情境(对话者和社区的熟悉度)和个体人变量(二语自信和焦虑)成为校外数字化学习背景下影响学生外语交际意愿的主要来源。(3)混合研究将量化和质性的方法与结果相补充,或是群组模式和个体差异相结合,较为深刻地描绘了二语交际意愿的发展态势和规律,体现二语交际意愿的开放、异质、动态或非线性影响的特点。例如,李主圣等(Lee et al. ,2020)研究发现,拥有较高二语理想和应该自我^①水平的中学生在课堂内外均表现出较强的二语交际意愿。但对于大学生,较强的二语交际意愿仅伴随着较高的二语理想自我水平,之后的访谈数据揭示,中学阶段的高风险英语测试是造成该差异的重要原因。

整体而言,国际研究还存在以下系统性的不足:(1)大多数学者以传统的二语交际意

① 应该自我指个人应该具备的特征。它源于个体认为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愿启发式金字塔模型为基础,展开以假设为驱动的量化研究,显得复制性较强,忽视具有本土特色的因素,以至于研究结果呈现大同小异的特点。而且质性研究未能在扎根分析的基础上搭建起理论框架或模型。(2)二语交际意愿理应涵盖听、说、阅读和写作四个方面,但绝大部分研究片面将交际视为口头会话,造成对二语交际意愿的内涵缺乏科学全面的认知,更具深入性的研究内容难以得到拓展。(3)学者们一方面聚焦学生的自我报告而较少来自教师的意念、评价和看法,另一方面,单纯强调技术因素而割裂了其与教师的联系。因而,研究结论在教学实践层面对于教师如何从自我实际出发,利用技术优势来提高学生二语交际意愿的启发不足。(4)部分研究仍需优化研究设计,确保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具体而言,大部分研究的量表基本均由研究者根据传统量表主观改编,测量内容可能不太可靠,而且部分研究尚未重视外语交际情境,其适切性值得考量。例如,雷扎伊(Rezai,2023)的研究量表不能较好贴合非数字化学习环境。质性研究普遍忽视描述不断收集分析和诠释数据的过程,数据饱和度可能难以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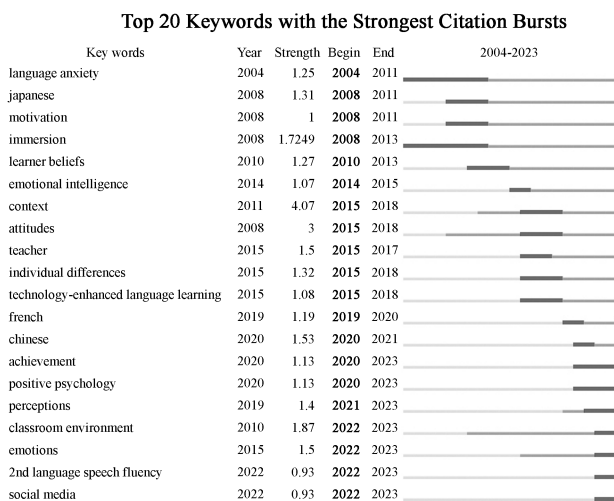


图4 关键词突现图谱

另外,根据主题内容分析和关键词突现情况(如图4),研究大致可划分为2004—2018年和2019年至今两个发展阶段。前者主要探讨二语交际意愿的本质内容,以及二语交际意愿与学生个体因素的影响关系,多为动机和焦虑,变量选择不太丰富,研究情境较为宏观,而后者聚焦二语交际情境,考察外语课堂中的多元给养来源,以及二语交际意愿与语言表现或学业成就的联系,开始强调学生积极情绪和认知对二语交际意愿的协同建构。两个演变阶段均凸显了技术工具的作用,但后一阶段所涉及的技术种类更为丰富。具体来讲,两个研究阶段有以下转变特点:(1)从简单、静态到复杂、动态。前一阶段虽探究了变量间的关系,但相对简单,而后一阶段运用更为精深且有新意的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交互效应、层次分析等。前一阶段鲜有考察二语交际意愿的瞬态变化,但随着个体动态法、回溯性访谈以及视频标注软件的引介,后一阶段得出许多微妙发现,动态性成为亮点。然而需要

关注的是,大多数研究未能同时兼顾复杂性和动态性,而方法学领域较为主流的动态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级结构方程模型,以及以组迭代多模型估计等具有分析优势,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其随时间的发展变化应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突破和特色。(2)宏观到具体,即聚焦外语课堂或数字化课堂环境。由此,外语课堂环境中的主体和客体影响要素构成后一阶段的考察内容,彰显了二语交际意愿的社会互动性。(3)共性到差异,体现出二语交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在个体和群体间的差异性。为此,后一阶段有研究考察了二语水平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如佐藤里惠(Sato,2023),并且尝试进行了跨群组 and 个案的比较。(4)后一阶段的研究理论更为多元,从中展现出研究视角由普通心理学到积极心理学的变化,即从关注消极情绪和心理障碍修复到个人积极潜质的发挥,同时也反映了当前研究逐渐趋同于国内的“全人”教育理念,具有较强“人本主义”色彩。

4 展望

国际有关二语交际意愿的研究渐趋成熟,具有较大的启示价值。然而,国内学者大都以启发式二语交际意愿金字塔模型为分析框架进行量化研究,有的则以数据为驱动,研究内容不够系统、变量关系比较零散、研究理论较为薄弱、研究方法普遍单一等。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展望国内未来有关研究的前景。

4.1 以启发式交际意愿金字塔模型为基础,开发本地化模型以指导后续实证研究

本研究发现,启发式二语交际意愿金字塔模型已成为国际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但该模型主要借鉴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尚存与语言学和其他跨学科理论融合的空间,有必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迭代创新。未来学者可以将交际学、生态学等理论融入模型之中。例如,通过模型建立起二语交际意愿与交际能力要素的关系,如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等。未来学者还可以生态学所提出的个体发展模型为研究视域,从微观、中间、外层和宏观系统构建起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通过自下而上建构起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理论模型,使之契合国内本土的外语教情和学情,并扩展被试群体,加强关注低龄、青少年、少数民族、语言障碍群体,反复检验模型的适用性并不断修正,从而展现二语交际意愿与语言和非语言等因素的联系。

4.2 洞察技术背后的实质影响因素,把握二语交际意愿在特定交流环境和交际群体中的特点

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为增强学习者的二语交流意愿创造了新的机会。已有研究表明,包括物联网、虚拟现实和人机对话系统在内的创新技术有可能为学习者营造无压力的环境,从而培养他们使用目标语言发起交流的信心(Hsieh et al.,2023)。本研究发现,国际学者们突出了二语交际意愿的情境性,尤为重视以网络技术为媒介的数字化环境,但研究往

往考察技术本身而忽视了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同时也颇为忽视学生使用技术交际时的心理状态。值得关注的是,陈毅萍等(2022)对比研究了大学生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在线英语学习的交际意愿,并探究了融入性动机对其交际意愿的影响。因此,未来学者可以进一步考察人工智能工具、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化学习平台等教学媒介、基于翻转课堂或混合教学等学习模式、技术辅助的听说读写等课堂类型、技术支持的互动学习活动和教学过程中的多模态资源调用,以及学生使用技术交流时的其他心理特点等较为具体的内在和外部因素,从中揭示技术得以真正发挥效力的潜在原因,为教师应用技术赋能学生的二语交际意愿提供具体、精准的着力点。另外,本研究发现,当前国际有关研究涉及学生与不同交际对象的二语交际意愿,例如,学生与教师、班级同学和陌生人(Tavakoli et al., 2017),以及学生与英语母语者进行网络交流或与非母语者进行面对面交流(Zhou, 2023)等。因此,未来学者还可以考察学生在技术环境中与外语教师、母语和非母语者、熟悉或不熟悉的外语同伴,以及外语熟练或不佳同伴的二语交际意愿,使之得到更为真实的反映,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比较二语交际意愿在个体内和群体间的水平差异。

4.3 创新融入本土理论和行动研究法,深入探索二语交际意愿与互动及续论的结合点

本研究发现,国际学者们涉及了师生和生生互动交流时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因素,但往往聚焦在主体性因素或互动本身的影响,未能较好体现两者的协同效应。对此,本研究认为,未来学者要深刻揭示互动中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此外,国际学者普遍聚焦在以口语为载体的二语交际意愿,只有个别研究从字符数量考察外语书面写作任务中的二语交际意愿,如(Shen et al., 2022),对于阅读、听力等的互动交际形式鲜有研究涉及。从深层次而言,二语听力、二语阅读、二语会话或二语写作四个方面的交际意愿与互动形式特征、情感因素,以及交际产生的协同问题启发我们引入“续论”,未来学者可以对比学生在续写或续说的前后阶段其二语交际意愿的差异,以及外在情境因素和认知、情绪等心理因素对二语交际产生的影响。最后,本研究发现,目前国际学者们聚焦外语课堂或特定情境,并探究二语交际意愿的瞬态变化,但未有研究真正遵循行动研究法来开展历时性的研究。对此,未来研究可以在续论指导下开展多轮的互动教学,从而实现识别问题、设计方案、实施行动,以及评估反馈的完整循环,最终增强学生的二语交际意愿。

4.4 强化积极心理学的指导作用,重视积极因素及其对个体成长的塑造

本研究发现,国际学者们在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探究了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有利因素,但还需要加强对其复杂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共同考察,而非仅突出某一特性。未来研究可以探索乐观、幸福、感激、勇气、兴趣、投入、语言思维、二语信念、自我情绪调节、合作共享调节等作用于二语交际意愿的群组模式和个体间差异。例如,未来研究可以探究二语交际意愿与积极因素的关系在不同类型、学段的学生群体或个体间的发展演变。需指出的是,

重视积极心理并不意味着忽视消极情绪。例如,克鲁克(Kruk,2022)考察了二语交际意愿、学习动机及学习倦怠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另外,本研究发现,国际上很少有学者探究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教师情感因素,以及鲜有关注其与学生身份之间的关系。为弥补此方面的研究缺口,未来研究不仅应关注教师的外在行为干预,还要看重教师的情感信念,倾听教师的内心声音,揭示师生情绪、二语交际意愿、学生身份认同之间互为联结、相互影响的内在机理。最后,本研究发现,部分研究考察了二语交际意愿对学生外语口语技能,语用产出以及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未来学者应继续以学生的外语综合能力和核心素养为落脚点,进一步发掘二语交际意愿的多维促学价值,从而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加强对二语交际意愿的理解。

5 结语

二语交际意愿的研究空间广阔,是国内学者需深入研究的前沿话题。国内学者应立足本土,不失应用语言学本色,以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多学科、多视角、多元化观念,深挖研究主题内容,讲求研究的科学、引领及互鉴,主动掌握中国学术话语权。还有一些研究内容颇具挑战性但值得开拓,例如,二语交际意愿与语言迁移、互动语用能力、教师教育及职业发展、双语及多语教学、动态评估、教材规划开发、语言教育政策等的研究界面问题。最后,本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博采众长,推动国内该领域形成浪潮,带来教学研的新面貌。

参考文献:

- 陈毅萍,张震宇. 2022. 大学生疫情网课期间和课程恢复后在线英语学习的交际意愿对比研究[J]. 外国语文(6):151-160.
- 王初明. 2014. 内容要创造,语言要模仿——有效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基本思路[J]. 外语界(2): 42-48.
- Cao, Y. K. & W. Wei. 2019.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from an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IL)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Macao[J]. *System* (87): 1-11.
- Cheng, L. & J. P. Xu. 2022. Chinese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883664.
- Dewaele, J. M. & L. M. Pavelescu.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mensurable Emotions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 Multiple Case Study[J]. *Inno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 66-80.
- Ducker, N. 2021. Protecting and Enhanc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Idiodynamic Peer-peer Strategy Sharing[J]. *System* (103):102634.
- Hsieh, W. M., H. C. Yeh & N. S. Chen. 2023. Impact of a Robot and Tangible Object (R & T) Integrated Learning System on Elementary EFL Learners'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5):773-798. DOI:10.1080/09588221.2023.2228357.
- Katsaris, T. 2019.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TC): Origins, Significance, and Affiliation[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4): 545-562.
- Larry, B. C., R. B. Johnson & A. T. Lisa. 2018. 研究方法、设计与分析(D11版)[M]. 赵迎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Lee, J. S. 2019. EFL Students' Views of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the Extramural Digital Context[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7): 692-712.
- Lee, J. S & L. K. Sylvén. 2021. The Role of Informal Digital Learning of English in Korean and Swedish EFL Learners' Communication Behaviour[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 1279-1296.
- Lee, J. S. & K. Lee. 2020. Role of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on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of Korean EFL University and Secondary Students[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 147-161.
- Li, C. C., Dewaele, J. M. & M. Kruk. 2022. Classroom Environment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Experienc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DOI: 10.1177/13621688221122611.
- Lv, X. X., Ren, W. & L. Li 2021.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mong L2 Learners of Chines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97419
- MacIntyre, P. D., Clément R. Dörnyei, Z. et al. 1998. Conceptualiz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L2: A Situational Model of L2 Confidence and Affiliation.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4): 545-562.
- Nematizadeh, S. & Y. Q. Cao. 2023. Investigat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Synchronous Group Discussion Tasks: One Step Closer towards Authentic Communication[J]. *IRAI-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2): 33-41.
- Rahimi, M. & J. Fathi. 2022. Employing E-tandem Language Learning Method to Enhance Speaking Skills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the Case of EFL Learners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DOI: 10.1080/09588221.2022.2064512.
- Rezai, A. 2023. Investigating the Association of Informal Digital Learning of English with EFL Learner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 SEM Study[J]. *Bmc Psychology* (1): 1-14.
- Ro, E. & A. R. Burch. 2020.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Participate' in Action: A Case Study of Changes in a Recipient's Practices in an L2 Book Club[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58): 100821
- Sato, R. 2023. Examining Fluctuations in the WTC of Japanese EFL Speakers: Language Proficiency, Affective and Conditional factors[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4): 974-994.
- Shen, X., C. H. Hao & J. E. Peng. 2022. Promoting EFL Learner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through Transmediation in a Digital Storytelling Workshop[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8): 3109-3126.
- Tai, T. Y. & H. H. J. Chen. 2023. The Impact of Google Assistant on Adolescent EFL Learner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J].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3): 1485-1502.
- Tavakoli, E. & M. Davoudi. 2017.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Orally: The Case of Iranian EFL Learners[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6): 1509-1527.
- Van Batenburg, E. S. L., R. J. Oostdam & N. H. De Jong. 2019. Oral Interaction in the EFL Classroom: The Effects of Instructional Focus and Task Type on Learner Affect[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 308-326.
- Yang, H. & Z. Y. Lian. 2023. Ideal L2 Self, Self-Efficacy, and Pragmatic Produ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J]. *Behavioral Sciences* (7): 1-13.
- Zadorozhnyy, A. & J. S. Lee. 2023. Informal Digital Learning of English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Second Language: Self-efficacy Beliefs as a Mediator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https://doi.org/10.1080/09588221.2023.2215279>.
- Zarrinabadi, N. & F. Alipour. 2020. Sequencing Inquiry Tasks and Video Modeling Examples to Enhance L2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J].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72): 1-8.
- Zarrinabadi, N. & E. S. Dehkordi. 2021. The Effects of Reference of Comparison (self-referential vs. normative) and Regulatory

- Focus (Promotion vs. Prevention) Feedback on EFL Learner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OB/OL]. *Sage Open*.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11013618>.
- Zarrinabadi, N., Lou, N. M. & Z. Darvishnezhad. 2023. To Praise or not to Praise?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Ability vs. Effort Praise on Speaking Anxiety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EFL Classrooms[OB/J]. *Innov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1): 88-101.
- Zarrinabadi, N., Ketabi, S. & M. Tavakoli. 2019. Using a Person-Centred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Intervention to Enhance EFL Learner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J]. *Relc Journal* (2): 341-349.
- Zhang, J., Beckmann, N. & J. F. Beckmann. 2023. More than Meets the Ea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rait and Stat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s Predictors of Language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a Chinese EFL Context[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3): 593-620.
- Zhou, Q. Q. 2023. Translat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to Learner Talk in a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 Classroom[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31176035>.
- Zhou, A. J. 2023.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Language Exchanges on Second Language Speaking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a Mixed Methods Study[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14): 1-11.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L2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Review and Prospects

DONG Hang ZHANG Wenzhong

Abstract: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TC) in a second language (L2) serves as a pivotal prerequisite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However, domestic research in this domain remains insufficient in terms of systematicity and depth. To capture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advance indigenous scholarship,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107 articles on L2 WTC published in c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between 2004 and 2023, employing CiteSpace, NVivo,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ddress two core aspects: i) What is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paradigms and design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i) How ar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themes re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s dominated by quantitative paradigms, integrating divers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d has witnessed a paradigm shift from general psychology to positive psychology. In terms of content, studies emphasize the complexity, dynamism, social interactivity, and individual/group differences inherent in L2 WTC, while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specific communicative contexts and technology-enabled empowerment. Further analysis identifies gaps in existing research, including the lack of localiza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incomplete coverage of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underrepresentation of teacher perspectives, and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the underlying factors behi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Chinese scholars with a systematic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and delineat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developing localized theoretical models, examining the substantive factor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corporating continuation theory and action research, and reinforcing the guiding rol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ultimately advanc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Key words: L2 WTC;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Heuristic Pyramid Model of WTC; Positive Psychology

责任编辑:朱晓云